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七十三

史部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三

庾亮

子彬
弟懌

義

龢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

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
憚其方嚴莫敢造之元帝為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
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為
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
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
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
之好時帝力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刺
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

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
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頤遠矣
因表為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
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
臣遠庇有道奚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
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閨出
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

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
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
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
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
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則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姻姪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
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
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積于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

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獎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惶惶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

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
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
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
後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
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
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
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
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

與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為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

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羨宗帝室近屬羨國族
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下咸
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
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禍亂
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
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
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
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

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
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
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剥掠亮左右射賊誤
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
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溫
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為都統亮固辭乃與
侃推陶侃為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
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

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城以擬老子今日
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
爲亮云故可以種侃于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
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爲
所敗亮送節傅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
今事急不宜數爾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
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
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

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
羣臣與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
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
舅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
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
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
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
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義道貫自然

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
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幾
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
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
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
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
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
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

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劙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愆誓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

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
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
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
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
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
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征討事至
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
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胄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

開泰衍得反正社稷乂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
志身陳力之勲邪方當策勲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
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
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冲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
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
求外鎮自效出為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
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
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溢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

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脩匡術劉
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
爵賞侃遺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為
君子亮曰元帥指撃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
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
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
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

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脩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

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
臣而云當高選將軍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
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
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撫導聖躬春秋既
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
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
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
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

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令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維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

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
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穉為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
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
陵以武昌太守陳騤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
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偽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
植送於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為諸軍聲援
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
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

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
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輿齊進
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
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
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
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
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
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

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
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為司徒揚州刺
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
追贈太尉謚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
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
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恃臣好
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畧
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馘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

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
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効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
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膂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
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
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為
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
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

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類也三子彬義龢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

義少有時譽初為吳興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義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

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况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義方見授用而卒子準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為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

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龢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剋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泝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

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
累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
愚所共聞况於臨事者乎願迴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
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
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
遠猷算其可者翼甚竒之升平中代孔嚴為丹陽尹表
除重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恪為中領軍卒於官子
恒尚書僕射贈光祿大夫

憚字叔豫少以通簡為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羨辟不就東海王冲為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憚為功曹除暨陽令又為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憚寬厚容衆故任以遠任為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憚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憚為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

亮上疏曰：擇御衆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擇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穩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擇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擇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

奏夔牙先聆其音憚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憚聞之曰
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
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
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憚間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侍
中衛將軍謚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
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為建威將軍寧
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
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內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
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司徒辟不
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為司徒右
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
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
別率張健于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
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
賊石頭城拔之冰勲為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遷給

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郗鑒請為長史不就出補
振武將軍會稽內史徵為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為中書
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
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
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
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
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
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

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
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
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
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為時陳力徇國
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
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于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讐
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勲哉
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

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為中書符勅
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
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即位又進車
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
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
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援冰臨發上疏曰
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
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

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
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
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
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纊以弘聽納今彊寇未殄
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
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
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
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日總萬

幾猶兼將相或借訟輿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况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厯數屬當其運否剥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為本勤訓督以為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偽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常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

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肅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

倩邈柔

希字始彥初拜祕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
安太守未拜復為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為輔國
將軍吳國內史希既后之戚屬冰女又為海西公妃故
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蘊為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邈會
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慕
容厲圍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

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為護軍將軍希怒固辭
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溫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
客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思
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為東陽家于暨陽及
海西公廢桓溫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
與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縊于廣州飲鴆而
死及友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州
刺史武沉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溫後知之遣

兵捕希武沉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
京口城平北司馬卞眈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
城內囚徒數百人配以器仗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
桓溫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
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參軍劉奭與高平太守郄逸之遊
軍督護郭龍等集衆拒之卞眈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
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
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五人斬

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友子
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

條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祕
書監賜爵鄉亭侯出為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黃韜
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為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
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
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

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
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
期之以遠畧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
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
艱難之勲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
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
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
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

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
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仗石城得全翼之
勲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
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
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畧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
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
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

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
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
兵都尉錢頎陳事合旨翼拔為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
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
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
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
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為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
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兄

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
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
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
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
以區區豪彊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
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
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為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
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

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
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
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
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黠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
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
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
決死遼東旣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
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

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渭水通
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
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
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
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成
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
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
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

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為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蹙率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衆畧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穡穀草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躡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

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為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畧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為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畧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獎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稼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

人之徵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
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
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
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啟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
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
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
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為翼

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
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
擊於撓溝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
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
之為義成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為龍驤將軍襄陽
太守參軍司馬勲為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
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
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為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

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修
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
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于江陽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
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
史司馬朱燾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
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翼卒未幾部將于
瓊戴義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虧司馬朱燾將
軍袁真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尋為桓溫所廢溫既廢

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城太守代
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于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
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騎馬控龍媒勢
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爰而知惡深慎
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高
稷同驅姒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
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波濤方駕措

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闇
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
深于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
黜負圖向使郊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
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庚宗之大福非
晉政之不綱明矣憚敢恣凶懷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
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亂由乘隙下拜長

沙有慙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泰逾約居權戒盈
稚恭慷慨亦擅雄聲

晉書卷七十三

晉書卷七十三考證

史臣論則與夫呂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呂本書音義
作台并注云史記台作胎

晉書卷七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七十四

史部

晉書卷七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子雲

雲弟裕

裕子石虔

慶子振

慶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綏

石康

裕弟祕

祕弟冲

冲子嗣

嗣子脩

嗣弟謙

徐寧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顥

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為周顥所重。顥嘗歎曰：「茂倫嶽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收行，送道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於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

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
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
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叙之即遷吏部郎竟歷
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
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
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
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
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搃挹內

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
彝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
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
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
鷹鶴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
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
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彝以郡無堅城
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

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文至
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玷蒙辱與醜
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
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
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
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
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僞降更思後舉彝
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晃所害年五十三時

賊尚未平諸子並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
平追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
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
揲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
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為驃騎何充參軍尚書郎不拜襲爵萬寧
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為江
州刺史稱疾廬於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

益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
節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溫執
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貞子
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為撫
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謝萬
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溫命豁
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募

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既內鎮以豁監荊揚雍州
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
刺史司馬勲以梁益叛豁使其叅軍桓羆討之而南陽
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苑城以叛豁與竟陵
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偽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
豁追至魯陽獲之送於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
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寇蜀
豁遣江夏相竺瑗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瑗引軍

退頃之堅又寇涼州弟沖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
州刺史石秀泝流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羆與序等
游軍泝漢為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
王尋之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
北軍事兗州刺史朱序為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
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
曰臣聞三台靈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
時邕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

於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雋使貏築有冲天之舉
渭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半載是以德非
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
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
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益混一華戎戶素積載庸績
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欵伏願陛下迴神玄覽退
收謬眷則具瞻草望臣知所免竟不許及苻堅陷仇池
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

戊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
委戍奔潰豁以威畧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
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
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
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彊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符
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
為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矯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

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
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
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冲為苻健所圍垂沒石虔
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
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瘻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
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
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剋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鎧
於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

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
金草弗避況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
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
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澠水屯管城
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城擒
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
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
樊城遂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沖卒石虔

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

振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立為荊州以振為揚武將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兇橫見黜及立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於華容之涌中立先令將軍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立已剋邑馮稚等復平尋陽

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歎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

所殘害振營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紿曰已前走矣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潰城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

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
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
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為簡文帝所重豁為
荊州請為鷹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沖
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
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
常從沖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

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恠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為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為參軍叔父沖上疏版督荊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荊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

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漳
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沖薨詔以石民監荊州軍
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
甚為人情所仰初沖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
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
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
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陝二
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

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荀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逼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

玄用事以為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石綏元顯時為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黃門郎左衛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為梁州刺史傳歆之所殺

石康偏為玄所親愛玄為荊州以為振威將軍累遷荊州刺史討庾反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

祕字穆子少有才器不倫於俗初拜祕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之為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勲

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勲平還
郡後為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即位妖賊盧竦
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窮考竦事
收尚書陸始等羅罪者甚衆祕亦免官居於宛陵每憤
憤有不平之色溫疾篤祕與溫子熙濟等謀共廢沖沖
密知之不敢入頃溫氣絕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
喪祕於是廢棄遂居於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
為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

而頗有讓表以極尚告誠兼有疾疚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沖沖時貴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脣遇先冲卒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篡以為醴陵王

冲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溫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

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城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於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冲遣將討獲之遽還所鎮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湏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

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為江州出射
羊主於堂邊者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
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
故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溫薨孝武帝詔冲為中軍將軍
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賛溫
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祫冲上疏陳溫素懷每存清
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冲猶固執不受
初溫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既益事上疏以為生

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湏報冲既代溫居任
則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
以時望輔政為羣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
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
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為恨忠言嘉謀每盡
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
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
詔冲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陽尹

王蘊以後父之重昵於安安意欲出蘊為方伯乃復解
冲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
京口遷鎮姑熟既而苻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內史朱序
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
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氐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
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祗速其亡然而
天未勦絕屢為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
道兵之上畧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

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讐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寶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允庸識乏武畧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憚惲皇威闕閽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

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答曰
醜類連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內未
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畧深長思算重復忠國之誠形於
義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無道臨
之躡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豫不
虞軍之善政輒詢於羣后敬從高算想與征西協叅令
圖嘉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
豁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城雍州

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
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為江州刺史冲將之鎮
帝錢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
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漂洲冲既到江陵時苻堅彊盛
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
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畧中原因江陵路便即
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
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南平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

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翦為易臣司存閭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冲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冲遣江夏相劉顥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顥

畏懦不進序又為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冲諮謀軍事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彊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彊蠻西連荊郢亦一任之要令府州既分請

以王蒼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蒼始遭兄邵喪將葬辭
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賴代之冲聞
之而怒上疏以為賴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冲
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
送於京都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
其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
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
興太守褚烜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

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冲之西鎮以賊
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
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
而四方鎮扞以為已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沒於賊
冲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為慮乃
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損益
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
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

諸軍冲謂不足以為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
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
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
聞堅破大勲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
慙恥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歲贈太尉本官如故謚曰
宣穆賄錢五十萬布五百匹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
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
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

麟之為長史麟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
長沙鄧粲為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
郊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安
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為恨言不及
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
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修崇
弘業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為桓氏子姪之冠

冲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叅事簡約修所住齋應作板櫝嗣命以茅代之收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謚曰靖子脩嗣脩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祕書丞累遷中書郎祕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玄篡位為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夫善著則祚遠勲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文之德世

嗣獲存故太尉冲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
罪戮念冲遺勤用悽於懷其孫脩宜見矜宥以獎為善
可特全生命徙於新安及東陽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
駱驥等謀反陰欲立脩為玄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
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拜尚
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為諮議叅軍轉司馬元興初朝
廷將伐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冲有遺惠於荆楚懼

人情向背乃用謙為持節都督荊益寧梁四州諸軍事
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假節以安荊楚玄既用事以謙為
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玄甚倚
杖之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為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
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玄篡位復領揚
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
頗有功焉然而暗悞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
以守江陵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於姚興

先是譙縱稱藩於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
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請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
玄雖謂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
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
不假君為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
士縱疑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
主言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
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車而揚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為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

千人送之轉仲堪為廣州脩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刺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為身計疑誤朝廷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為中護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為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為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徐充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篡以為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

起軒之

徐寧

徐寧東海郯人也少知名為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彝傳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

史臣曰醜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
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
軫免曾凜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况文霜雪
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喈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
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
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揚芬千
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
迭汙隆龍蛇俱山澤冲遼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虔

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
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為亢極之資玄遂履霜
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奕
慕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露天名與雲興虔諮詢重
世冲秀雙美國賴英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邑為羣
歸之篡亂曷足以云

晉書卷七十四

晉書卷七十四 考證

桓嗣傳故太尉沖昔藩陝西。○臣宗萬按本傳沖為荊州刺史而謂為陝西者東晉時以荊州為陝西故也

晉書卷七十四考證

謹案卷七十三第二頁前三行因表為中領軍刊

本因訛固據北監本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自侍中代桓石虔為豫州刺史

刊本代訛伐今改

第十九頁前七行然後覽其大常刊本常訛當今

改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平北參軍劉奭刊本軍訛車

據北監本改

卷七十四第十二頁前一行省用增歎刊本歎訛

難據毛本改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曷足以云刊本云訛示據毛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晉書卷七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晉書要卷四千一百四

史部

晉書卷七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五

王湛

子承
禕之

承子述
坦之子愷

述子坦之
愉

國寶
承族子嶠

忱
袁悅之

愉子綏
祖台之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
龍頸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

爲癡其父祖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閭門守靜
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
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
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
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
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
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
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

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
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
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
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
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
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躡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
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
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

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爲驃騎叅軍值天

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
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叅
軍雅相知重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
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
旨王叅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
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
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固
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

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
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
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
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
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
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
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顥庾亮之
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

祖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
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
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
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
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
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
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
辟又除尚書吏部郎竝不行厯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
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
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情邪
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
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
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

彊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
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
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
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
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闢闢之心
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
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
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壓弧之謠而成襄姒之

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爾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

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
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
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
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
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
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
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
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

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
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
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
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
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
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
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
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嘆但

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
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
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
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
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
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
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
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

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
乃實訓誠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
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病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
誠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
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
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
又議欲移洛陽鍾虜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
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

鍾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
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
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
江肅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
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肅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
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
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

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解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

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
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
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徇教者衆故
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
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
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
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
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

敷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閭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

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
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園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
雲俱征僞與利蕩竝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
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
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
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
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

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立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白臣聞

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
爲則盛德日親親杖賢能則政道鬯睦昔周成漢昭竝
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
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
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
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
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
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王及諸皇女宜朝夕

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疎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諮詢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縕繙竝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詢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叅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啓不廣

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
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
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
舜之風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
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昇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
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
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
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

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

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

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
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
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竝進
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
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
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
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
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

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亥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擿句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

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
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
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

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
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
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

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
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
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
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
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
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
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
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壻父子寵貴又嘗

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祕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郎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寧國

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
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
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
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
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
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
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
叅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

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醕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桀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竝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誚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

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
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
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竝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
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
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竝以才器各居
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
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
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

脣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脣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脣脣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

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
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
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厯位驃
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
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
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
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

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
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
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
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
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
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玄鞭門幹
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
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

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
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悅
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
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愉爲殷桓
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
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
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

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
滂涕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竝被誅
初綏與王謐桓脩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
而終脩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
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祖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
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
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

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
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竝
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
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叅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
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
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
王敦請爲叅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
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

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
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顥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
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
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
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
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
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

尋卒官謚曰穆子淡嗣厯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袁悅之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爲謝玄參軍爲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上賡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祖台之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荀崧 子蕤 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顏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韶齒時族曾祖顥見而奇之以爲必興顏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

侃弟與曰近見荀監子清虛明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
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以崧代
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
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
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
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
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于地奪車而去崧
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于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

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時
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復山陵以勲進
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
改封曲陵公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
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
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
既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
曾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

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馗早亡二息序廢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顥國舅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寃今處學則閼朝廷

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後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

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
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
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項中夏殄瘁講
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墮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
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
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
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駕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
世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

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
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
陛下萬幾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
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
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
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
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
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

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竒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

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劔戟之鋒
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
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
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
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
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羣
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
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

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于漢宣臣敢依
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剪別詳
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
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
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
於此銜之而止太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
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猛獸所食免職後
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曰伏見前祕書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厯位內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

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憚扶侍至尊繙縷不離雖無扶迎之勲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頽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

布五千匹有二子蕤羨蕤嗣

蕤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稍遷尚書左丞蕤有儀操風望
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
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
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東陽太
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

大長秋

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

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
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羨不
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拜
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
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爲參
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
祕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史既到裒謂
佐吏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

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
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
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
少者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叅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
淮陽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
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
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
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蘭於青州

詔使羨救之僞將王騰趙盤寇琅邪鄆城北境騷動羨
討之擒騰盤遁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
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叅軍戴
遂蕭鎔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
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
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
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
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

曰苟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

贈驃騎將軍

范汪 子寧 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
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
彊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
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
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
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叅軍從討郭默
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叅亮征西軍事
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將

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
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江上疏曰臣
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
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
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
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剪豺狼之林招攜貳
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
當移之必有噭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

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
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
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
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
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
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
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
翼宏規經畧文武用命忽遇釁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

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
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合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
臣冰等詳共集議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
桓溫代翼爲荊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
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
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
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
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

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桓溫
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
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
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頃朝廷謂汪遠來
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
纏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
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于
家贈散騎常侍謚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寧最知名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濛濮轂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

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王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
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
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
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
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
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
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止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
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

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厯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寧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己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寧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寧據經傳奏上皆

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
之寧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寧之甥也以詔媚事
會稽王道子懼爲寧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
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寧不
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
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嶮而不
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
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

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
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
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
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
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寧又陳時
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
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
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壙墳栢皆已成行雖

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
戶明考課之科修問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
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
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
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
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襄良史且
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
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

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項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解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

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
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
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
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
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
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
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
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

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騁卒
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
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
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不然後
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宮制
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
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
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

以爲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
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
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
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
寧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寧在郡又大設庠序
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
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
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

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寧入參機省
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寧悉
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
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寧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
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
夫萬計寧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
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寧嚴威屬縣惟令
建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

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寧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寧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寧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

篋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
目睫遠視尺撲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
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
六十三卒于家初寢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
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
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
撫軍叅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

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帽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
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揭登聞鼓乞恩
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爲天
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
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
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
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
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

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嘵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輿怨讐此爲施一恩于今而開萬怨於後

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
期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
庾龢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爲祕書郎累居顯職終於
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
字純嘏侍中宏弟演字沖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
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

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雖簞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

素散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
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
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
下訟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以其敦本
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
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
相友善鄉情有僉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
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鄰公惔曰若不

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惔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荊州惔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剋或問其故云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

此服其知人尤好莊老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宦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哀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

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間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
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
且著襦尋當作複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
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
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
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
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

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
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
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
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
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
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
更求其義雖南轍求寘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
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

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匪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値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

情存乎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
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
我之理未寘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
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
不同其於遣情之累緣有弊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
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
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
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

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
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
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
時年四十九即贈太常子璫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
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舍虛牝谷所
謂天質不雕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
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關於旂

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沖衿玉粹
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
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
華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
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
于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覆
餗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
豎之餘威繡桷雕楹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牣於帷

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
苟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
機崧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亥汪則風飈直亮抗高
節於將顛揚搘而言俱爲雅士劉韓雋爽標置軼羣勝
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贊曰處冲絕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雖
屈高風不墜猗歟後胤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
國寶庸暗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鄙其家苟范令望金

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歲蕤青史

晉書卷七十五

晉書卷七十五考證

王綏傳少有美稱厚自矜邁○邁一本作遇

袁悅之傳上齋戰國策○上一本作止

韓伯傳其於遺情之累緣有弊而用○各本脫情字累
字今從本集增正

晉書卷七十五考證

謹案第三十三頁前七行止足以滅身覆國刊本

止訛正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
謄錄舉人臣王旭